

谢冕、丁力、杨匡汉、刘士杰、刘福春、楼肇明等《诗探索》同仁多次来我家，或谈诗坛情况，或交流稿件。至于江河、顾城、杨炼、林莽、一平等朦胧诗人来得就更多了

# 菜厂胡同7号：我的80年代

□吴思敬

我于1979年夏由北京南池子的普庆前巷搬到菜厂胡同7号，直到1990年4月搬离，在那里整整住了11年。我的80年代是在那里度过的。如今离开菜厂胡同已30年，就目前的居住条件而言，应该说，比当年好多了，但我还是很怀念在菜厂胡同的那些日子，很紧张、很窘困，但也很出活的光彩。

菜厂胡同是北京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一条胡同，明清时为皇家御膳房所需蔬菜、水果等的贮藏地，由此得名。菜厂胡同7号这院落，当年是清末大学士那桐的祠堂，格局比一般的四合院要大，中心部位为祠堂主体，左右各有一个跨院。当时院内住了21户人家，是个超级大杂院了。我住的是西南角的一间西房，大约13平米。放上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桌，两个书架，两个书柜，两个简易沙发，就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吃饭时只能打开一个活动的方暖桌，吃完饭就折起来。没有暖气，用蜂窝煤炉取暖，冬天最冷时，室温只有8℃，我坐在靠北窗的书桌前写作，手上常常要戴手套。我菜厂胡同这个家，虽然狭小、简陋，但偏处一隅，关上房门自成一套，倒也可以闹中取静。这里还有个便利之处，就是紧邻王府井大街，胡同口对面就是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内原有好几家旧书店，后合并为中国书店，就

父亲虽然早就不在，但他赋予的技能依然埋藏在腔子里，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适时被唤醒，默默接力

大姐来广州做的第一个梦，就梦到了父亲。

梦里的父亲，骑一部破破烂烂的自行车上陡坡。他骑得飞快，后面还载着姐姐。姐在颠簸的后座上屡屡提醒父亲慢一些。父亲却变本加厉，脚下生风，用力一下提起车把，飞鸽车便从凸起的土包上一跃而起。

之后大姐就醒了，她努力还原梦境，隔着三十余年遥远的时空，父亲熟悉的面孔一下把大姐拉回了那么远的年代。

咱爹骑车还是那么冲，大姐说，没有他鬼水时那么安生。咱爹水性好，一个猛子进水，能在水里换气，燕鱼狗刨泳他无所不通。

我只知道父亲曾经干了十多年的生产队长，喂马耕地的好把式，关于他的好水性，我还一无所知。

1981年发大水，我和咱爹去捞高粱。大姐说，咱爹一头扎进

开在紧对着菜厂胡同的市场大门内，离我住的菜厂胡同7号不过几十米。这为我选书、购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时我在写作中突然发现要查一下引文或工具书，手头又没有，就放下笔到东风市场的中国书店去找，通常都能解决问题。

诗歌评论家邹建军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我在菜厂胡同的生活与写作情况，说我“住在王府井菜厂胡同的一所弄堂里，他常是白天登讲台，深夜在方格上开夜车，只有晚饭后黄昏，才慢慢悠悠地踱步在王府井大街的树荫下，沉思，沉思……”所言大致符合我当年的情况，不过，他描述的我在王府井大街独自踱步情况并不多，实际上更多的是抱着两三岁的儿子在王府井漫步。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报社门前有一排报栏，报栏的下边是木框打成的方格，上边是玻璃门，里面贴着当天的报纸。有一次我只顾看报，儿子的小脑袋不小心钻进报栏下边的木格里出不来了，怕蹭破他的脸，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出来，急出一身汗。

菜厂胡同所在的王府井地区，不光有百货大楼、东安市场，也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这里有人民日报社，有中央美术学院，有协和医科大学，有工艺美术服务部，有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外文书店，还有新华书店的内部发行部。许

哗哗的河里，一口气捣到对岸，抱一捆高粱一趟趟运回。我就拿着镰刀，翻下高粱头，用草绳子一捆捆扎起来，和咱爹背回家。那可是咱一家的口粮。那时如果不是爹会水，咱一家人还不知能挨多久。

大姐追忆着似水流年，恍惚间，我仿佛望见父亲光着脚，在惊涛骇浪中来来回回，像条黝黑的飞鱼，把火焰般燃烧的红高粱，带到忙碌的大姐身边。

因为水性好，咱爹还会逮鱼。大姐说，每年东河水汛的时候，咱爹都会逮到不少。那时的鱼汤，比现在不知要鲜美多少倍。

大姐提到鱼，渔夫模样的父亲便一脸微笑从她记忆的河岸走过，手里拎着灰白坚韧的一张渔网。

在姐娓娓叙述中，我试图还原父亲救人的那一次旧事。

夏天，雨稠。南边水涨起

多朋友来王府井买书、购物，顺便来我家坐一坐，聊聊天，也是很自然的。1983年我开始担任《诗探索》的责任编辑，谢冕、丁力、杨匡汉、刘士杰、刘福春、楼肇明等《诗探索》同仁多次来我家，或谈诗坛情况，或交流稿件。至于江河、顾城、杨炼、林莽、一平等朦胧诗人来得就更多了。谈的话题多与书相关。

朋友们来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诗歌……有时忘乎所以，甚至在我屋里举行即兴的朗诵会。我妻子回忆，有一次她下班回来，推着自行车刚一进院，就听到我房间里传出的高声朗诵声，她心想这是谁呀，进门才发现是任洪渊在朗读他的新作。反正我这个小屋偏处大院的一隅，即使说笑、朗诵的声音闹翻了天，也没人干预。来访的朋友多，有时我不在，他们往往在门上留个条就走了。但丁力先生比较特别，他知道我的房子在角落里，不好找，进了大门就高声大叫：“吴思敬，吴思敬……”我听到后，赶紧答应，迎出来。有时我不在家，他高叫几声，没人答应，他便折身返回了。

那时我虽不能每周把北京市的主要书店跑个遍，但守在家门口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及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却是经常光顾的。于是我的藏书迅速膨胀起来，书架、书柜放不下了，又没有空闲添置新的，就在书架、书柜上层层搭

板，直顶到天花板。书多了，不能闲置，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每天看理论书籍至少50页。这个计划定下来，果然有效。大量的阅读让我80年代写下的几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觉得，80年代给我从事的诗歌评论工作提供了宽松的研究环境。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雷，诗歌也冲破了禁锢诗坛的樊篱，它以顽强的生命力穿透板结的土壤。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不能不对我的诗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我1965年大学毕业，1966年“文革”爆发，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肆虐下，诗坛一片凋零，根本没有从事诗歌评论工作的可能。只有在改革开放，实现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后，我才可能在舒畅的心境中研读理论、阅读诗歌，才能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由于我与“朦胧”诗人交往较多，再加上我妻子就是与朦胧诗人同属于一代的“老三届”，因而我深深地理解这代诗人的处境与心态，所以在1980年开始的“朦胧诗”论争中很自然地就站在支持朦胧诗的一方。先后写出《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说朦胧》《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等文章，并为顾城、江河写出了关于他们诗歌的首篇评论。写顾城评论时，不与顾城多次深谈，而且前往住后大院访问顾城的父亲

## 水手父亲

□王国省

来了，孩子们都光屁股在池塘里逮鱼抓泥鳅洗身子，那个叫纪学的也来了。家人宠他，从小不让他沾水，所以一二十岁了还是个旱鸭子。

早鸭子纪学受气感染偷偷下水，刚下水便咕咕嘟咕嘟了个饱。等人们发现时他几乎快翻了白肚。父亲闻讯赶来，把他从深水里捞出，放在一只大石碾上，用力按压他的腹部。又把他倒背起来，一圈圈奔跑，直到纪学哇地一声，吐出一股股黄亮的脏水后，哇哇痛哭。

纪学的娘陪着小脚颤颤地跑来，对着围观的乡亲说，俺儿是自个从水里爬上来的吧。

筋疲力尽的父亲，听到后火冒三丈，上前给了纪学娘一记响亮的耳光。

还接着惯！父亲响亮地训斥，留下懵懵懵然的一对母子。

父亲三十周年忌日时我见到了纪学，论辈分我该叫他爷爷。纪学爷爷已是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了。他在父亲的灵棚里拥护而坐，把温热的小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我每次续酒时都会仰起苍紫的脸，重复一句话：二小，你知道吗？没有你爹就没有我现在。纪学爷爷的叙述让水手父亲的事迹水落石出，也让我情不自禁联想起和水手有关的事。

大学时，我找暑期工，在一家大型泳池做救生员，记得还救过一个八九岁的女孩。

那时我一直为自己精湛的水性自鸣得意。现在不得承认，是一种传承在血液里流淌，父亲虽然早就不在，但他赋予的技能依然埋藏在腔子里，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适时被唤醒，默默接力。

我起身给大姐倒一杯水。无意看到了丫大头比赛时斩获的金银铜牌，在午后阳光中正闪耀夺目的光芒。

你会发现，你的眼前尽是清风明月。我们经常见到一些狂妄自大、刚愎自用、观点很极端的安人，这样的人大都自视甚高，甚至确信自己是天才。其实我们知道，生活中疯子与智者，天才与神经不正常的距离，是很小的。

越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反而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处，或者不知道读什么书。越是学识渊博的人，越会觉得自己的知识学养有限，需要多读书，广泛涉猎，以弥补欠缺。

任何一项事业，要做成，你一定须保持强烈的好奇心，要对自己做的事充满兴趣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别人的反对而停止。然后，朝着这个你认定的目标持续发力就行了。做到了这些，想不成都难。

## 荷兰之美

□菲尔[马来西亚]

家具；有些则挂上各种风格的画作。亚洲风还蛮流行的，中国、日韩、东南亚等风格的混搭，时有发生；另外，也有南美洲、非洲风格混搭；最常见的当然是欧洲风，无论灯饰、摆设、家具，看得出每户人家都花了心思。我为荷兰人的窗户深深着迷，想象着每扇窗户后面有什么故事。

走进荷兰人的家，他们会告诉来客家里各种摆设的来历和他们对那些挂画的想法和评语。有时会无意间得知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某朋友家里挂饰来自巴厘岛，有个荷兰友人的女儿是在杭州工作的。他家那里那些来自中国的摆设品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我此次来荷兰小住，也带了我的水墨小品。C二话不说帮

顾工和母亲胡惠玲。写江河评论时，江河给提供了他“文革”期间抄录的中外诗人的名篇，为了把我们俩人对话的内容保留下来，我还临时去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盒式录音机。

80年代初期，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为提升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办了一个中南海取工业余大学，我在那里兼课。这一时期，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菊香书屋及流水音等景区曾一度对外开放，但参观非常紧张，很难得到。我由于在那里兼课，受到照顾，优先得到了参观票，带着我的父亲和在上小学的儿子参观了久已向往的中南海，并在那里留下我的首张彩色照片。

20世纪80年代除《诗歌基本原理》之外，我还完成了《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等几部专著。这阶段我的评论对象之所以多为朦胧诗人，以及艾青、牛汉、邵燕祥、赵恺等“归来诗人”，就在于这些诗人的作品鲜明体现了“五四”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随着王府井地区的建设拓展，如今我所住过的菜厂胡同7号院已不复存在，成了由东安门大街通向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条崭新的马路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菜厂胡同7号没有消失，它和20世纪80年代那段喧闹的、热烈的生活，永远鲜活地保存在我的心里。



东风夜放花千树 (国画)

□李醒韬

此时，我心里默念着的对奶奶的万般牵念，用的竟也是奶奶最初启蒙了我，也必将相伴我一生的熟悉的潮州乡音！

## 奶奶的乡音

□蔡秋川

我自小生于广州，父辈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我家却是地地道道的老广州。我如今能说流利的潮州话，在广州的同龄人中是很稀罕的。这归功于我幼年时奶奶潜移默化地影响。

两岁半时，父母忙于工作，分身乏术。他们商量后，决定把我托付到潮州寄养一段时间，由奶奶带，这一住就是大半年。来到潮州，我开始因为离开父母不适应，哇哇大哭。奶奶抱着我老哄不住，便指着墙上泛黄老日历上的日期，一个个地念上边的数字。我听不懂她的陌生乡音，哭得更厉害了。

奶奶早晨习惯到附近的西湖公园遛弯——这是她每天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在那儿，她结识了很多岁数相近的老阿嬷，她们总喜欢凑在公园长椅上聊天解闷——说的自然是潮州话。我就乖乖地坐在奶奶旁边，听她们张家长李家短的。久而久之，听着听着，我渐渐熟悉了那么一些字眼，也理解了它们蕴含的意味：“买葱”就是买菜，“钱葱”就是马蹄，“地豆”就是花生，“人客”就是客人……更奇的是，言谈中还掺杂着不少匪夷所思的土话和俚语：“鸟嘴”就是八卦，“浪渣”就是生气，“恶雨”就是淋雨，“过脚事”就是过去了的事……

春节过去了，老家的四合院里总会买上一两盆柑桔，奶奶没事就摘几个喂我。她剥开橘皮，从橘瓣的一角咬掉一口吐掉，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那一角撕开橘衣，露出内里金澄澄的饱满橘肉塞进我口中，一边擦拭我嘴角溅出的橘汁，一边接我吐出的橘核，用乡音念叨着什么。幼小的我，便坐在奶奶腿上，奶声奶气、一字一句地学着奶奶说“吃橘子”“橘皮”“一粒核”……我努力地模仿着，尽管有时候跟不上，但在奶奶的乡音里渐渐适应了老家的生活。

记得当时家中有一台老式电视机，虽然时常开着，但奶奶听不懂电视剧的普通话配音，只能眼着播放的画面，心里揣度剧情的意思，有时看着着便在那里呆呆地纳闷。现在想来，她多年下来，似乎只看懂了那么一部电视剧——《西游记》，因为情节简单，而且在各大频道翻来覆去地重播，奶奶总是翻来覆去地重看，看得津津有味。

除了看电视，奶奶还有一项娱乐节目——听潮州频道广播。通过小小的播音机，奶奶即使足不出户亦能知晓天下事。她很喜欢收听潮剧，尤其喜欢听一个叫《梨园群英会》的广播节目。该节目分为两个环节：听众在线下唱，然后主持再作点评。奶奶听着，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上几句，此时房间里便回荡着低低的“落梅声凄泣~此冤何时消啊

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面前，所有的自大和狂妄都会被击碎，会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肤浅

## 微雨中看海

□胡玲

在惠州，要想看到绝美的海景，双月湾是很好的选择，以海景美、沙滩干净而闻名。

双月湾由两个海湾组成，形状如同两弯美丽的新月。如果说晴日里的双月湾明媚璀璨，活力四射，而微雨中的双月湾则显得分外神秘温柔，幽远恬静。

初秋的雨轻柔，似有若无，无需撑伞。灰白色的天空，湿漉漉雾蒙蒙的，浓厚的雨雾静悬浮于半空中。云层低低的，紧紧依偎着海面。云雾交织，仙气飘飘，一团团，一簇簇，悄然变幻着形状，有的似散开的棉花缓缓浮动，有的像缥缈的烟雾轻轻升腾。远远地望去，漫天的云雾，如梦似幻，给大海披上了一层曼妙飘逸的面纱。

雨中的大海，呈现出一种淡淡的蓝色。这蓝，不同于阳光灿烂时，海水那种蓝宝石般夺目的蔚蓝色，它是温润清浅的蓝调，宛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散发着柔和澄澈的光芒，让人感到清新和舒服。

仿佛被这场温柔的小雨感染了似的，海水并不汹涌湍急，分外平静温和。幽深莫测的海水，一望无际，滔滔不绝地流动着，一直蔓延至看不见的远方。在天空的映照下，海面泛起一圈圈的波纹，波光粼粼，闪闪发光，像无数碎金子倾倒在海面上，为蓝莹莹的海面涂抹上了绚丽的色彩。

大海辽阔无边，天空苍茫无边，在远处相接，融为一体，化为一色，在天地间形成一幅“海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画卷。

海浪一浪接着一浪，你追我赶地朝岸边席卷而来，溅起无数

~”，有一种年月悠然的兴味。待主持人评说时，奶奶又侧耳倾听，还兴致勃勃地跟一旁的我说道：“你看，这主持人的嘴真晓说话，伶俐极了！”

奶奶淳朴本分，虽然没文化，但是很聪慧，年轻时靠绣花一针一线编织着一家人的生活，熬了大半辈子，最远也只到过广州。她出身贫苦，连小学都没念完，除了写自己的名字，没能认得几个大字，一辈子便只懂听和说家乡话。

大半年不知不觉过去了，爸爸把我俩和奶奶接到广州住。离我家不远便是爸爸上班的电视台，再远一些，有个流花湖公园。有一回，奶奶带我上那儿玩，许是公园太大，奶奶也是初来乍到，逛着逛着居然就迷了路，找不着家，拉着我到处瞎转。她只懂潮州话，奶奶十分无助地左顾右盼，情急之下，上前拉着路上一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女人，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地用四分之三的潮州话和四分之一的普通话竭力地表达着她想表达的意思：“哎，那个，那个‘电视塔’怎么走哇？”其实她想说的是“电视台”，在潮州话里“台”和普通话里的“塔”发音很相近。那女人不明就里，便热心地指向对面的山坡——“喏，电视塔。”奶奶一听，喜出望外，领着我往那个方向走。然而往电视塔的方向走了老半天，走得气喘吁吁，却越走越不对。到了山脚，发现走得更离谱了。天色很快暗了下来，“这可怎么办好？”奶奶彻底慌了神。路确乎是走不通了，我也饿了半天，哭着嚷着要回家，一切都乱了套，奶奶急得直跺脚。直到过了漫长的一刻钟，偶然路过的保安才把我们俩带到了值班室。不久后，爸爸闻讯而来，我们方才得回到家中。那天晚上，奶奶面露愧色，连饭都吃不了。或许在她心里，一口浓重的乡音第一次为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尴尬。

随着墙上的日历一页一页被撕掉，我也渐渐长大。有那么一天，我在翻阅童话绘本时，突然心血来潮，对身边的奶奶说：“奶奶，我教你念普通话吧。”当时六十多岁的奶奶憨憨地笑着：“奶奶这个岁数，都快快死了，还学什么普通话。”我便作罢。后来，奶奶还是福寿高，活到了九十多岁的高龄。如今想来，若是当年奶奶愿意跟我学，哪怕是一天就学一个词儿，兴许也能把普通话说得个滚瓜烂熟了。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奶奶在弥留之际，用那嘶哑的乡音含糊不清地絮叨着我的名字：“秋川啊……你拿几个钱去给秋川买个肠粉吧。”我顷刻间不禁泪如雨下……

此时，我心里默念着对奶奶的万般牵念，用的竟也是奶奶最初启蒙了我，也必将相伴我一生的熟悉的潮州乡音！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大海的原因。

## 人的一辈子，虽未抵达，但结局早已经注定

有朋友从远方来，在这样一个初秋雨天，我找一个济南南山锦阳川的河边雅舍酒家。我们忆起几个共同的朋友，说起一些自己的往事，也回忆自己的家乡。我忽然感动于这份生活的美好。想起“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的诗句，我想，我们这就是诗句中的情致吧？

有一本书《享受每日生活》，是美国人托马斯·穆尔写的。有一段是这样的：“当我们把简单的用餐变成宴请，摆下饭桌就是请灵魂出席。盘子、杯子和刀叉可能就是唤起一个家族记忆的物件，或者仅仅是漂亮的餐桌上的用具，一块桌布、餐布、蜡烛，甚至一个矮托架，能把普通的用餐变成一次不平常的经历。”

是啊，只要我们热爱所处的

## 我为荷兰人的窗户深深着迷，想象着每扇窗户后面有什么故事

欧洲国家美得非常相似，却又各有特色。荷兰一年四季气温偏低，可能只有夏季会有几天高温，却一直让人觉得风光明媚，处处是五颜六色的花草树木，建筑物大多选用低调褐色系，是长期流行的“大地系”颜色。一般来说，城市里的建筑不高过该城的教堂，因此荷兰的许多城镇得以保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花圃，小别墅，低矮的公寓，一排又一排（不可拆或不想拆）的老建筑。

我爱看荷兰人屋前屋后的花园，或公寓阳台，无论大小，都整理得很有味道，显露屋主人的审美观。夏天，很多人的庭院种上绣球花，无论是白色还是紫色，花形都极大，让我很惊叹。